

古稔逐梦人

■ 罗光成

古稔,就像一只蚕茧,静卧在“百里画廊”新安江畔连绵秀美的群山之间。

一百年,又一百年,多少个一百年叠加的千年时光……不声不响,不弃不离,拂过古稔,如风而逝。

站在古稔村部“不忘初心”广场,举目四望,元正、半山、天顺、关山……六个村民组,从山脚至山顶,天然而美妙地布排。盘山公路或青石步道,穿云破雾,逶迤隐现,把一个个村庄顺势揽拥,串珠成线。五道清泉从四面山间幽然而出,犹如伸开的五指,一路聚拢,汇溪成河,流过古稔人家,流过村史馆,流过村口石桥,流过仿佛与古稔一样古老的那棵水梓树,流过黄(山)千(岛湖)高速跨过山间的桥涵,把一路的故事与满心的向往,向着新安江,如歌倾述。

中国优秀扶贫案例之“最美人物”入选者、中国好人吕佛才,就在这个村子里。

出身

1986年,五年级的小学生吕佛才辍学了。

父亲患病久治不愈,家里能变卖的,都已变卖;亲戚邻里能借的,都已借遍。家里养的猪与鸡,也都因为缺吃少食,不争气地相继瘟死。四千多块钱的债务,比古稔四周所有的山加起来都重,压得吕佛才一家喘不过气。五十块钱!五十块钱的学杂费,从开学一直拖到学期结束,也还是无力支付。

因为缺医少药,父亲最终离世。如山的债务,落在了吕佛才母子的肩上。

“妈,我不念书了。我要自己养活自己。”“唉——”半天回过神来的母亲,深深叹一口气,几滴储满春寒的泪水,顺着鼻翼,吧嗒吧嗒,滚落在门槛上。

十二岁的吕佛才走出家门,走出村口,开始了人生中独自的闯荡。在工地钉模板,在工厂背石子,在菜场卖烤鸭,在火车站做搬运……1994年,吕佛才一路辗转来到厦门,捂着身上仅剩的二十元钱,在公园的椅子上睡了三个晚上,终于找到了一份水电工的活儿——手握钢钎在毛环墙上开槽,虎口震裂,血流痛心。凭着诚实与憨厚,吕佛才终于迎来命运的转折,当地一家颇具实力的建筑公司请他当施工员,又让他做起了小包工头,再放手帮助他成立自己的公司……到2014年,吕佛才已成为厦门当地拥有多家企业、资产过亿的农民企业家。

回望

吕佛才眼界开阔了,脚步走远了,但他的心里,故土的情缘也是越来越重了。

这个在漫长的农耕时代,依靠群山天然的屏障和新安江绵长的天堑而免受外界兵火人患,过着桃花源般慢生活的隔世村庄,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,与山外世界也渐渐有了巨大差距。

古稔,什么时候才能与山外接轨,什么

时候才能与山外互动共赢呢?这是吕佛才心中的回望,是他心中时刻的隐痛!

每年春节,回到古稔的吕佛才,总要沿着细瘦蜿蜒的村道,为村中所有的老人送上一份心意红包;总要沿着村头的溪河,把溪河的五条源头一一探看。每每这时,他都会站在古稔的山顶,举目远方,对外看,对外看……看过远山,看过白云,从下午一直看到月亮升起,星星满天。

古稔的一切,山、水、人、情,再没有谁比吕佛才更熟悉了,6个村民组,343户,1036人。2014年,建档立卡贫困户61户,232人。古稔集体经济收入,长期为零。即便是雨季山洪暴发冲毁了溪流上的独木桥,也没有财力去及时修复。

你能为古稔做些什么?吕佛才在心底不断问自己发问。

教育,第一是教育!他忘不了自己因贫困而辍学的过往,忘不了改革大潮中知识改变命运的一幕幕。从2005年开始,吕佛才累计捐资三百余万元,支持家乡教育事业。资助贫困失学儿童,帮助他们重返校园;为全校师生订制校服,山乡古稔从此也有了城里学校的风景;设立“励志少年”奖学金,在古稔山乡孩子们的心头,点燃希望的火炬;组建“古稔山区教育志愿服务队”,帮助留守儿童、助力公益事业、保护生态环境,让孩子们美好的品德、健康的心灵、社会的意识、自然的理念,在互动中不断养成。

修路,有路才有出路!吕佛才忘不了十二岁那年,独自走出村子的坎坷山道,忘不了回乡造房肩挑手提的人工搬运。可山里修路,地形崎岖起伏,路线瓶颈太多,往往投入不小却见效不大。吕佛才不气馁,坚持长远考虑,分步实施,这次二十万,下次三十万,今年三百米,明年五百米……自2012年起,吕佛才先后捐资共两百多万元,修建长达5公里的古稔道路,山外的汽车,终于可以从新安江畔,一路欢奔,驰进古稔。

古稔的触角,终于开始感应时代。

逐梦

“圣清,我想回去。”吕佛才对爱人说。“回去?这不太简单了吗!”“圣清,我是说……我这次回去,是想竞选村里的书记。”

沉默,沉默,两人彼此都能听见对方的心跳,凝视的目光,电光火石,在空气中劈啪作响。

……

“圣清,我想好了!古稔现在最需要的,是一个有头脑、愿奉献的带头人。你说再等几年,等企业做得更大了,孩子上了大学了再回去。我也不是没想过,但不能等!国家实施的脱贫战略,正进入攻坚阶段。你说,我能等吗?”吕佛才拉住妻子的手,“昨晚,我梦见了父亲,还梦见了小学五年级时送一件棉袄给我过冬的老校长,他们坐在村

口的古梓树下,打赌猜我什么时候能回古稔。我还梦见我当选了村里书记,带领大家开发山顶的‘天鹅孵子’,飞来了大天鹅,引来了八方游客,大天鹅下的蛋好大好大,大得两只胳膊都抱不下……”

2018年7月,吕佛才只身回到古稔,以高票当选为歙县小川乡古稔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。

“吕佛才放着大老板不做,跑回这穷村里当这么个书记,你说这是图什么呢?”“你说图什么,图新鲜吗,我就担心他干不长。”

“干长干不长,反正到时都能捞个荣誉资本。”

“你们别瞎说,佛才我看着长大的,从小心善、厚道。他这回来,是我们村里的福气!”

村民私下的那些议论,也风传到吕佛才母亲的耳朵里。

母亲悄悄把吕佛才叫回家,说,佛才啊,你可真想好了?没想好,就趁早收手,还来得及,好心不一定就能做成好事儿。

吕佛才耐心地对母亲说,这书记都当上了,哪有还没想好的。您老别担心,村民们说什么让他们说去。他们会议论,说明他们对村里,对我是关注的,他们担心我干不长,说明他们不希望我干干就跑了。百姓百姓,本就是百姓百心,等我干出个样子,村子富了,美了,大家生活都更好了,妈,到那时,他们就都会相信我了!

朝霞作证,星星作证,当上领头羊的吕佛才,每天走村串户,古稔的山山坳坳,他用双脚丈量了一遍又一遍;古稔的村村户户,他带着纸笔,把情况摸排了一遍又一遍。古稔发展什么,古稔怎么发展,古稔发展有什么优势,古稔发展的前景会是什么样子,他与村支两委,反复讨论商议;又邀请村民参与,开门收集意见,终于形成了古稔发展的五步曲。第一步,是咬定脱贫,攻坚克难,实现高质量脱贫,确保零返贫;第二步,是壮大村级集体经济,增强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发展的后劲;第三步,是抓项目,引资金,带动产业发展和村民务工;第四步,是开发资源,形成特色,拉动乡村旅游;第五步,是注册“古稔”商标,从古稔村庄到古稔产品,再到每一个古稔人,都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品牌……

古稔的溪河,一路欢歌,昼夜流淌。2021年早春的一天,下午两点,汽车沿着新安江畔,横穿黄(山)千(岛湖)高速建设工地,再转过一道山弯,我的眼前骤然一亮——新农村!古村落!桃花源!这些美好美妙的词语,一下从我心灵的词海,海豚般破浪闪耀!午后的太阳映照着重完好的一座座土楼,历经沧桑的土质,散耀出让人惊奇的活力光泽。车子驰上七米宽的沥青村道,窗外的溪河美丽得就像古稔的新嫁娘——纯洁的溪水,欢腾在卵石历历的河床。河岸这边,是花草欣欣的隔离带,红砖人行道、精巧别致的护栏;岸那边,橘子树、

野蔷薇在春风里一路摇曳,与300多棵垂杨柳,共同演绎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动人梦境。村部边的电影院里,是清一色航空座椅,87岁的脱贫户吕有娣老太太,正盯着屏幕上的七仙女看得入神,瘪瘪的嘴唇一张一翕,脸上的皱纹,溢漾出心底的幸福安乐。

曾经贫困的古稔,整村出列了;古稔曾经的贫困人口,全部稳定脱贫了。是的,在古稔,一切与贫困落后相关的,都已成为“曾经”!村级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,从几年前的一无所,即将突破五十万元大关!一栋栋“小洋楼”,在沧桑的土楼间闪亮矗立,犹如古稔村民们挺直的腰杆。多功能洒水车、微型消防车、综合管理车,这些在很多乡镇都看不到的公益设备,整齐地驻停在村部广场上,在阳光下闪现自豪的光泽。

古稔,你给我的印象,就是三个字:好样的!

从元正到关山的道路,弯道多,隐患大,为适应旅游发展,村里研究决定裁弯取直。吕佛才通过自己的公司筹得了部分资金,村里从集体资金中再拿出一些,还差三五万块钱的缺口,决定倡议村民自发捐款。综合管理车绕村一圈,车上的大喇叭发出捐款倡议。没想到,短短几天就收到捐款七八万元。古稔的村民,相信他们的领头人。

因地制宜,挖掘特色,是古稔产业发展的成功之道。哗哗哗流淌了千年的溪水被引入近百口大大小小的鱼池,建起了泉水鱼养殖产业基地,从此改写古稔溪水价值的历史,鳊鱼、鲟鱼、鲫鱼……一尾尾鱼儿在透澈的泉水里欢快地游嬉,经济效益与旅游效益双向呈现。茶叶产业基地,山核桃产业基地、红豆杉产业基地、百香果产业基地、雄油茶产业基地,一派欣欣向荣,满目春光风景。海拔400多米的“天顺高山涌泉”,开发出来了;涌泉山顶的“天鹅孵子”,开发出来了;古稔山腰的“石人石马”,开发出来了;关山之巅60余栋阅尽千百年岁月的“关山土楼群”,开发出来了……一拨拨慕名而来的游人陶醉其中,不忍折返。土楼辉映着夕阳的金色,仿佛在把一个梦一般的古老传奇,娓娓述说。

古稔的夜晚,如此静好!唯有满山的溪水,哗哗哗哗,喧腾出春雨般动人心弦的张力与渴望。举目四顾,苍穹在上,环山步道上数百盏路灯,还有从山脚直至山顶的百家灯火,与夜空中的星星融为一体,共同闪亮。



山乡春色 徐雯昊摄



春耕

■ 李海培

“跛田绕郭白水满,戴胜谷谷催春耕。”春天的田野里,沉睡了一冬的泥土在冰雪的浸润下酥松软绵。一早,父亲扛着犁耙,赶着喂饱的水牛来到自家田里,迫不及待地吧枷担套在牛的肩膀上,滋养了一冬的水牛膘肥畜实、浑身是劲。他把鞭子熟练地往上一甩,鞭子在风中发出咻咻的脆响。

父亲掌稳犁耙,水牛不急不徐地拖着犁头,亮亮的、尖尖的铤口像一支笔,此时的父亲就像是一个举起笔的诗人,灵感聚在笔端,书写着一行行丰收的诗篇。

犁头所到之处,肥沃的泥土所向披靡、

翻犁后的泥土冒着热气,散发着特有的香味和温暖,让人心旷神怡。父亲乐此不疲,来来回回地在田里驾着犁转悠。此时此刻,大地就像充满灵性的舞台,蓝天是帷幕,白云如动漫,油菜花、麦苗是春天的主色调,山林里的斑斑咕咕地叫唤着,坡上的叫天子悠婉婉转地歌唱着,催工阳雀也在树枝上声嘶力竭地不停叫唤着“修沟、淌水”。

把田土翻犁好后,让翻耕的泥坯晒几天太阳,直到把水晒晒干。晒干水分的泥土遇见水,稀里哗啦碎满一地。

春来不下种,秧苗何处生?农时不等人,在个节骨眼上,正是浸泡稻种的最佳时节。父亲把去年留存的稻种小心翼翼地撮出来,用筛子筛去那些颗粒小的,用簸箕簸去瘪的,专挑那些颗粒饱满的稻种,用清水浸泡在砂缸里,再把砂缸放置在通风透气的地方。

几场贵如清油的春雨后,田野山间变

得葱绿青翠,欣欣向荣的灌木乔木长出嫩枝嫩叶,叶面宛若涂抹了一层清亮诱人的油彩,在太阳的照耀下闪着鲜活的亮光。为了早点撒播稻种,父亲请了几个气饱力壮的叔叔伯伯,用水兜从小河里舀水把秧田灌溉得满满的,驾上牛翻耕两遍,再用有齿的耙深耕田土。

钉在木耙上的两排尖利的耙钉在牛的拉动下,在水田里来回搓揉泥块,把泥块捣弄得又碎又细。然后把高处的泥巴往低处赶撵,耙平,如此循环往复,丝毫没有放慢节奏。雨水顺着父亲的脸颊流淌到身上,浸湿了衣裳。披着塑料薄膜在侍弄田埂的我见状,赶紧跑到远处把父亲的斗笠捡回来,重新给他戴上……

秧田耕好后,把牛圈里的草粪用钉耙挖出来堆放在屋檐下,待发酵后,再一担担挑进田里。离家较远的秧田,挑粪费力费时,索性就在附近山坡上割下刚长出来的嫩蕨箕、嫩木叶背进秧田,用脚踩进软泥里。几天后枝叶沤烂,田水呈黑色,就成了上好的有机肥料。

播种前,秧田里插上高粱杆作为撒播

耕田碰上阴雨天时,父亲头戴斗笠,身披蓑衣,驾牛扶犁,迎风斗雨在田里来回地精耕细作。偶尔,头上的斗笠被大风吹到很远的地方,父亲就淋着雨继续耕作,丝毫没有放慢节奏。雨水顺着父亲的脸颊流淌到身上,浸湿了衣裳。披着塑料薄膜在侍弄田埂的我见状,赶紧跑到远处把父亲的斗笠捡回来,重新给他戴上……

秧田耕好后,把牛圈里的草粪用钉耙挖出来堆放在屋檐下,待发酵后,再一担担挑进田里。离家较远的秧田,挑粪费力费时,索性就在附近山坡上割下刚长出来的嫩蕨箕、嫩木叶背进秧田,用脚踩进软泥里。几天后枝叶沤烂,田水呈黑色,就成了上好的有机肥料。

播种前,秧田里插上高粱杆作为撒播稻种的标识。父亲把泡好的稻种捞出滤干,背到秧田边上。他抓起一把把稻种,虔诚地撒向秧田里,撒出去的稻种在风的作用下翻飞着,扑棱扑棱地落进水田,激起了小朵小朵的水花。秧田是稻子的温床,稻种在雨露阳光的爱抚下,发芽、定根、挺立躯干、长叶、分蘖……然后移栽。

春天深耕一寸土,秋天多打万石谷。

爽剧缘何“不爽”

■ 刘振

前几年,以《延禧攻略》为代表的一批热门爽剧占据荧屏,你方“爽”罢我登场,大有让观众“一爽到底”之势。但是,从去年开始,接连上映的几部爽剧遭遇评分滑坡,热度不断下降,与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崛起恰成鲜明对比。

爽剧“不爽”,不能怪现实题材电视剧抢了观众,而是自身套路化太过严重,让人产生审“爽”疲劳。爽剧的套路不外乎如下几点:人物性格生猛,黑白分明,胜者为王,快意恩仇;情节发展迅速,冲突剧烈,如游戏般一路“开挂”“打怪升级”;道德被虚置,历史被架空,“好人”战胜“坏人”不是因为更有道德,而是因为更加不择手段。爽剧给观众带来的爽感在于,个体可以所向披靡,轻易掌控一切,但显然这只是一种幻觉。当观众意识到爽剧提供的只是幻觉,“不爽”也就难以避免。

爽剧“不爽”,因为它过度商业化、娱乐化的产物。商业化、娱乐化本无过错,但将这套逻辑和做法推到极致,只求蹭热点风潮,迅速“收割”流量,作品必然无法触及精神层面的思考,只是引发感官刺激。而一切感官刺激都存在短暂性、即时消费的特征,第一次爽感觉很好,而以后再要爽就只能不断强化刺激,但这种强化是有边际效应的,超过边际后刺激增加越多,爽感消耗越快,最后索然无味变得“不爽”。从这个角度说,爽剧的成功缘于创新,失败则缘于走向创新的反面。

爽剧从高潮迭起到渐渐退潮,反之,现实题材剧成为“爆款”,表面上看是类型化创作新陈代谢、各领风骚的结果,内里则是资本与专业的暗搏博弈、迎合观众与引领观

众的理念差异。资本的主导者往往认为时下的影视市场需要生猛、需要极端、需要“爆款”,如果不去迎合这种现状就没有市场。何况,根据既有市场反馈来推出新作,省时省力,稳赚不赔,何乐而不为?但是,当太多的爽剧成为一种庸俗的市场力量,降低了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品格,必然会有专业力量进行纠偏。尽管这种专业纠偏也不能没有资本的支持,但此消彼长之下已经有了一定的话语权,并通过种种努力将创作与市场推向良性循环。

说到底,影视剧的创作方向与观众需求、市场导向是相互影响的,出了问题,不是单方面的责任,创作者更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观众。爽剧当然,观众的确容易形成追逐浮夸生猛的欣赏习惯,但当真正的好剧出现,大部分观众并非没有辨识能力。《大江大河》的跌宕起伏,《山海情》的真实质朴,《觉醒年代》的热血沸腾,这些作品的走红足以证明,一味跟风、讨好市场不是应有的创作态度,创作要适应市场需求,更要引领观众品味、提升审美水平。创作者需要从生活中提纯和沉淀的,是静水深流、耐人寻味的现实,而非浮夸臃肿、肆意发泄的“爽”。爽剧的生命力是有限的,而现实主义作品则因现实的千变万化而常青。或许,爽剧“不爽”,正是正剧“爽”的开始。



念母情

老校址一个墙角。母亲得知后坚决不同意,自个儿推着轮椅挡在那里不让建。

母亲脸色十分难看,一声不吭,像变了个人似的,站在墙角死死守着。我担心母亲的身体,便连续哄劝想劝她先回家。可我怎么说她就是不愿离开。老吴一家见老人这么执拗也自觉理亏,无奈之下便自己撤回了院内,答应不再占用学校一分一毫的土地。

事情总算平息了,我扶着母亲往房间走,她又回头瞧了瞧已挖了一半的墙角,认真地说:“公家的东西谁都不能占,人做事要凭良心,心眼要摆正!”母亲的一番话,让我沉默许久。我埋怨她说:“那么多人都不过问的,你这么大年纪干嘛再多管闲事,不怕伤了街坊和气?”母亲听了,吃力地用拐杖敲打着我:“儿呀,如果人人都这么想,这世道不就乱了么!”我无以应答。母亲生在艰苦年代,虽说大字不识几个,可公私分明,比我们这些读书的人心里还亮堂。

回到屋里,我给母亲脱下满是泥巴的鞋,给老人家洗脚。这时母亲脸色才渐渐缓和下来,她用暖融融的目光看着我,半晌叹了口气:“儿,怎么你也冒出这许多白头发?担子重了?许多事不是事,要看开点。许多气不该气,忍一忍就过去了……”我低头暗笑,只知母亲宽厚豁达,没想到内心也这样细腻微妙,是非轻重这样明了。母亲瞅见我开心,也乐了。屋内盈满了欢欣,岁月静好定格在那小小的房间里。

与亿万中国农村妇女一样,在母亲的脑海里,或许没有家国情怀,公私分明这些高尚的字眼,可正直、无私、善良、淳朴这些美好的品格一直流淌在她的血脉里。在苦难中是拯救自己的精神力量,在幸福里是滋补生命的营养,生生不息,世世传递。

年近百岁时,母亲因一场意外离世。老人家走了,留给我们的不单纯是亲情的思念,更有许多公德之心的回忆。

黄山